

现代汉语参考资料

XIAN DAI HAN YU CAN KAO ZI LIAO

上 册

胡裕树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现代汉语参考资料

上 册

主 编：胡 裕 树

编 者：许 宝 华 严 修

上海教育出版社

现代汉语参考资料

上 册

主编：胡 裕 树

编者：许宝华 严 修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水福路 12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2.5 插页 2 字数 554,000

1980 年 10 月第 1 版 1983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2,001—45,000 本

统一书号：7150·2328 定价：2.60 元

编选说明

一、本资料是统编教材《现代汉语》的组成部分，连同《现代汉语使用说明》合成一套，供高等院校选择使用。

二、本资料所收论文，以在国内报刊上发表的为主，少数选自“学报”和“文件汇编”一类书刊。专著不收。

三、本资料所收论文的期限，从1949年10月起到1979年年底止。

四、本资料分绪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六部分，分类编排。每类之中的论文，大体上以发表先后为序，其中有可以按性质分组的，再分组排列。各类各组之间往往互有联系，读者可以参考。

五、本资料所收论文，除个别地方外，文字均一仍其旧。部分文章原用繁体字排印，现一律改用简化字。各式字母音标，仍照原样，不加改动。

六、部分文章作者姓名前原有的职务名称和少数文章前面报刊编者所加的按语均从略。其他体例上不一致的地方也尽量改归一致。

七、本资料分上、中、下三册。上册为绪论和语音，中册为文字、词汇和修辞，下册为语法。修辞本应放在语法之后，因语法部分字数较多，所以把修辞部分提前同文字、词汇合为一册。

八、本资料编选工作的分工是：上册由许宝华、严修负责，中册由张世禄、张拗之、范可育负责，下册由胡裕树、张斌负责。各册均由主编最后审定。

九、限于编者水平，该收未收或不该收而收的情况一定会有，还可能有其他缺点错误，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部分 絮 论

- 语言和语言学 吕叔湘 (3)
论汉族标准语 王 力 (23)
略论汉族共通语的形成和发展 鲍明炜 (41)

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

- 和健康而斗争! 《人民日报》社论 (50)
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
规范化而努力 《人民日报》社论 (55)
关于汉语规范化问题 林 煦 (61)
论汉语规范化 王 力 (76)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 罗常培 吕叔湘 (81)
语言是活的东西 高振东 (107)
进一步促进汉语规范化 许宝华 顾逸明 (109)
有关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几个问题 美闻翰 (116)

- 文艺工作者应该重视语言和汉语规范化的工作 吴晓铃 (123)
文艺工作和汉语规范化 夏 行 (128)
新闻语言必须接近民众 郑之东 (133)
谈方言问题 周立波 (146)
对文艺作品中采用难懂的方言的意见 唐绍礼 (151)
论文艺作品中的方言土语 周定一 (153)

土话与普通话 老舍 (165)

单音节语问题的实质 彭楚南 (167)

批判高本汉和马伯乐的汉语语法观点 严修 (181)

汉语方言调查 丁声树 李荣 (196)

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系属和文字情况 罗常培 (208)

关于汉族语言对少数民族语文的作用 包尔汉 (218)

第二部分 语 音

语音和语音学 张世禄 (225)

怎样分析语音和描写语音 罗季光 (246)

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张奚若 (259)

国务院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 (269)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270)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说明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273)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 (279)

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语

 拼音字母的总结 吴玉章 黎锦熙 (280)

汉语拼音方案的争论问题及其圆满解决 周有光 (284)

“音位”与“音位学”浅说 李振麟 (303)

北京话的音位和拼音字母 傅懋勣 (309)

北京话音位问题商榷 史存直 (327)

谈北京话的音位 张静 (338)

关于普通话音位 程祥微 (347)

北京语音音位简述 徐世荣 (351)

怎样处理声调在音位系统中的地位问题	周耀文	(359)
谈谈声调问题	喻世长	(366)
声调和声调教学	殷焕先	(371)
北京话韵母的几个问题	王辅世	(386)
诗歌新韵辙的调查研究小结	黎锦熙	(406)
现代汉语语音分析中的几个问题	王 力	(422)
北京话里究竟有多少音节?	刘泽先	(433)
声调与音节的相互制约关系	欧阳觉亚	(460)
北京话里轻声的功用	张洵如	(468)
复音词的轻重音的整理问题	江 成	(471)
念轻声的规律	承 融	(476)
由许多词汇里看轻声衰颓的趋势	高景成	(480)
现代汉语轻音和句法结构的关系	林 烹	(482)
关于北京话里儿化的来源	陈治文	(506)
《关于北京话里儿化的来源》小议	尚 静	(511)
普通话“一”字声调的读法	金有景	(514)
北京话的连读音变	林 烹	(519)
语调概说	殷焕先 蒋维菘	(535)
汉语的字调、停顿与语调的交互关系	齐声乔	(539)
朗读的语句重音	王 余	(550)
重读、语调、停顿和呼吸	白 珊	(555)
漫谈朗读	齐 越	(562)
语音规范化和汉字正音问题	高名凯 刘正瑛	(571)
关于汉字正音的几点意见	赵瑞生	(590)

关于《语音规范化和汉字正音问题》

- 的补充说明 高名凯 刘正瑛 (595)
普通话的正音问题 周祖謨 (605)
北京音里面的一字异读问题 张清常 (612)
《审音表》使用一得 徐世榮 (624)
对《审音表》的体会 周定一 (634)
论审音原则 王 力 (647)
- 怎样求出方言和北京音的语音对应规律 李 荣 (661)
怎样运用语音对应规律 施文涛 (685)
怎样教学北京语音 张拱貴 (692)
- 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 丁声树 (707)

第一部分 絮 论

语 言 和 语 言 学

吕 叔 湘

① 什么叫“语言”？语言就是人们说的话。（用文字把话写下来，当然还是语言，这个一会儿再讲。）世界上的人说的不是一种话：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话，俄罗斯人说的俄罗斯话，日本人说日本话，汉人说汉话。再往小里说，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话，北京人说北京话，上海人说上海话，东庄的人说东庄话，西村的人说西村话。就因为这样，您要问世界上有多少种话，竟无从回答一个数目。如果按汉语、俄语这样的单位来算，大概也短不了千儿八百吧。

研究语言的学问叫做语言学。研究语言的一般情况的叫做普通语言学，① 研究某一种语言的可以带上那种语言的名字，比如汉语语言学、俄语语言学，等等，简单点也可以叫做汉语学、俄语学，等等。

1.1 人们说话是为了彼此交际，也就是互相传达意思，包括思想、感情、要求，等等。用来传达意思的媒介是声音，可必得是人们嘴里发出来的声音，就是所谓语音。一张琴、一枝笛也能传达一定的意思，可那不是语言，至多也只是“音乐的语言”。声音和意义，这是语言的两面，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有两位外国朋友在那儿说话，咱们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就只听见他们唧唧呱呱。对于咱们，

① 应该叫一般语言学（方光焘教授对于这一点很坚持），不过现在大家已经用惯了“普通语言学”这个名称。

这唧唧呱呱只是些无意义的声音，咱们承认那是语言，只是“推己及人”，知道那些声音是有交际的作用罢了。跟这个相反，咱们自己人说话的时候，就只注意话里头的意思，几乎忘了这些意思是通过一定的声音传来传去的。一般说来，只有研究语言的人才会同时注意声音和意义。

说话的声音，出于一人之口，入于另一人之耳，研究语音也就可以从两方面着眼。一方面，咱们研究人类的发音器官怎样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这些发音器官怎样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有哪些发音部位，有哪些发音方法，怎样辨别这些变化无穷的声音；研究这些个的是发音学。另一方面，咱们研究各个声音的听觉印象，研究声音的高和低，轻和重，长和短，粗和细，脆和软，能不能延续，有没有共鸣，等等；研究这些个的是音响学。语音的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两方面的结果是互相说明的。研究语音，特别是音响方面，光凭听觉是不容易得到精密的结果的，得依靠各种仪器的帮助。发音学对于仪器的倚赖比较少些，发展也就比较早些，音响学是直到最近一二十年，也就是声谱仪等仪器发明之后，才大大地发展起来的。使用仪器研究语音叫做实验语音学。

1.2 可以把语音作为声音来研究，也可以把语音作为语言来研究。这个话怎么讲呢？人类发音器官所能发出的声音几乎是无限的，但是每一种语言都只利用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个语言里所用的声音那个语言里不一定都用上。这些用来做语言材料的声音又并合成为数不多的音素（一种语言里一般只有几十个），这些音素又有一定的组合方式。拿北京话做例，音节的界限比较清楚；一个音节可以有四个声调；一个音节，除了作为音节中心的单元音或复元音以外，前头可以有一个辅音，但是不能有两个，后头只能有/*ngr*/，^①不能有别的辅音；有些辅音只出现在/*aeou*/的前头，有

① 两条斜线中间是音素的符号。

些辅音只出现在 /iu/ 前头，如此等等，这就是北京话的语音结构。研究一种语言的语音结构，也就是它的音素和音素的组合，这是音素学。^①很明显，发音学和音响学都是有普遍性的，音素学则主要是拿个别的语言做对象，虽然也很有些共同的道理。

以上所说都可以包括在语音学之内。这是广义的语音学。要是严格一点说，发音学是语音生理学，音响学是语音物理学，只有音素的研究是用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语音，所以有些语言学家把“语音学”这个名称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

1.3 语音怎样传达意义呢？比如有这么一句话：Wǒmen qiántiān yòu kānjiànle rénzhào wèixīng，意思是“我们前天又看见了人造卫星”，这里边说到一些人和一个物件，说到这些人跟这个物件在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关系（有了某种方式的交涉），并且说到这不是第一次。是不是这一串声音是一个整体，用前者传达后者，两者都不能分析呢？假如咱们得到的材料只是这一点儿，就无法做出结论，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假如咱们得到大量的材料，就会发现好些句话跟这句话部分相同，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每一个部分都在别的话里重复出现。换句话说，这句话是可以分析的，可以分析成十二个单位，每个单位用一定的语音跟一定的意义相联系。这样的单位叫做语素。^② 音素和语素是语言的两个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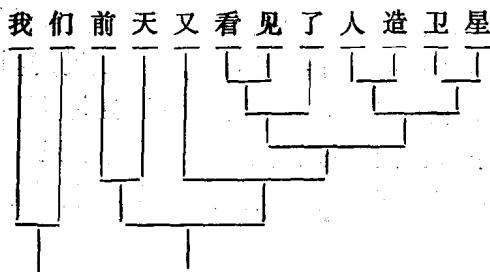
① “音素”是 phoneme 的译名，“音素学”是 phonemics 的译名。更常见的译名是“音位”和“音位学”。这里没有采取音位这个名称有两个理由：(1) 把实际上无数的语音归纳成一定数量的单位，从这个角度来看，“音位”的“位”字是很好的译名，可是在别的上下文里不一定都很好讲，比如“音位的组合”就不如“音素的组合”好懂。(2) 语言的两个最基本的单位是“音素”和“语素”（参看本页注②），为了便于两个名称的联系，前者用“音素”较好，这个名称也是现成的。

② 用“语素”做 morpheme 的译名，是朱德熙先生的建议。一般译做“词素”，这个名称老叫人想到它是从“词”里边分析出来的。事实上，语素是比词更加根本的东西。在好些语言，也许是多数语言里，要决定一个语言片段里边有多少个词相当困难，而把这个片段直接分析成语素倒比较容易，并且不应用“词”这个概念也能把这个语言的结构说清楚。

单位，可是两个平面上的东西，音素没有意义，语素有意义。一般是几个音素构成一个语素，有时候一个音素也能构成一个语素（象汉语的语气助词 a，俄语的连词 a，介词 b 和 c）；汉语的语素大多数是一个音节，可是也有两个音节或更长的（象 húlu 和 penisilin，后者是外来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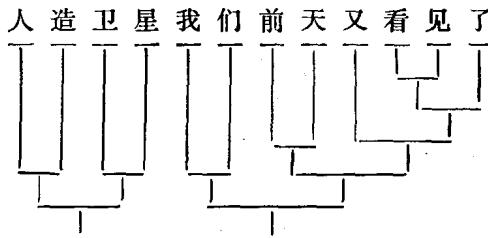
每个语素都有意义，可有时候两个或者更多的语素组合起来之后不等于原有的几个意义简单地加在一起，而是另有一个新的特定的意义，象“前天”、“和平”、“古往今来”。一个语言的语素和具有特定意义的语素组合，总起来构成这个语言的语汇。罗列一个语言的语汇，解释每一个语汇单位的意义的词典。词典是语汇研究的成果。

1.4 语素以一定的方式互相组合。“一定的方式”包含三层意思。（1）语素的组合有一定的层次。比如上面那句话的十二个语素，组合的情况是这样：



语素和语素组合成为结构，结构和结构或者结构和语素又组合成新的结构，上面这个例子包含十一个结构。（2）一个结构的成分的排列有一定的次序。比如“看见”不能说成“见看”，“看见了”不能说成“看了见”，“人造卫星”不能说成“卫星人造”（这是法语的说法），整个这句话不能说成“我们看见了人造卫星又前天”（这是英语的说法）。有时候，相同的多少个语素可以有不止一种排列法，但是结构的层次或成分的次序不一样，意义也就不完全一样，甚至

完全不一样。比如上面那句话，如果说成



意思就不完全一样；如果说成“人造卫星前天又看见了我们”，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3）一个结构的成分相互间有选择性。比如，“们”可以跟“我”组合，可是不能跟“看见”组合；“了”可以跟“看见”组合，可是不能跟“星”组合；“星”可以跟“看见”组合，可是不能跟“又”组合。^①根据它们相互间的选择性，可以把语素和结构分类。类有大类，有小类：“我”和“星”属于同一个大类，可是属于不同的小类。一类的成员常常可以跟几类的成员组合，产生的结构属于不同的类：“看见”和“大”都可以跟“星”组合，但是“看见星”和“大星”是两类，“看见星”和“看见”是一个类，“大星”和“星”是一个类。

语素的组合层次和次序，语素和结构的分类和相互间的选择，这些构成一个语言的语法，是语法学的研究对象。这种选择性和次序都表示语法意义，可以归纳为一些语法范畴，如事物、行为、数、格、时、态、主动和被动，等等。语词、轻重音以及其他语音变化也都能表示语法意义，所以不仅是语音学的对象——音素，也是语法学的对象——语素。

语素是最小的语言形式，任何长篇大论都能分析成一个个语

① 讲到语素和结构的选择性，必须区别语法上的选择和语汇上的选择。比如“甜”所属的类和“星”所属的类是可以组合的，“吃”所属的类和“床”所属的类也是可以组合的，咱们不听见有人说“甜星”或者“吃床”。那是因为受语汇意义的限制。凡是合乎语法上的选择但是不合乎语汇上的选择的，不是绝对没有意义，只是那种意义不近常情，甚至荒唐可笑罢了。只有不合乎语法上的选择，象“看见们”、“又星”之类，才是真正没有意义。

素。从最小到最大，中间有两个重要的单位：词和句子。词是语言里最小的能自由运用的单位，可以是一个语素，也可以是一个结构。有些语言的词容易规定，有些语言的词比较难规定。句子的规定主要靠语调，它的内部组织是多种多样的。研究语法的人常常把语法分成词法和句法两部分，词法又叫做形态。

2.1 语言可以用文字写下来。文字起源于图画，一幅画里可能画上许多东西，表示相当复杂的意思。有人管这种图画叫“图画文字”，其实这只能叫做图画记事或是图画书信，还不能叫做文字。图画必须跟语言挂上钩，让一个图形固定地联系着语言里的一个较小的有音有义的单位，一个词或是一个语素，这才可以叫做文字。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图形就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用它的形状唤起人们对于事物的联想，一方面代表语言里的一个音义结合体，而后者是主要的。何以见得？比如古代汉语里有 *sieг 和 *tieg 这两个语素指同一种动物，同时有一个图形“豕”代表这个动物，这个图形决不能同时联系这两个语素，而只能联系其中的一个，比如说 *sieг，而 *tieg 那个语素就得另用一个图形来代表，比如说“猪”。这样，这些原始的字就逐渐失去象形或象事的作用，成为语言里的语素的符号。进一步，归并同音的字，简化形体，就成为音节文字。再进一步，分析这些音节里所包含的音素，每个音素用一个字母来代表，就成为字母文字。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所用的文字，不是字母文字，就是音节文字。字母文字和音节文字都是拼音文字。汉语现在所用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基本上是语素文字，一个字固定地联系汉语里的一个语素（成词的和不成词的），有时候两个或三、四个字合起来代表一个语素（成词的）。

文学学的任务应该是研究文字的起源和演变，以及某一个语言的文字怎样代表这种语言，比较它的拼写法和语音结构，是否需要改进，如何改进，等等。咱们过去管它叫“文学学”的却是内容极其广泛的一门学问，包括形、音、义三方面，几乎等于语言学了。这

是因为汉字的性质特殊，容易引起人们的错觉，仿佛文字是音和义的枢纽。实际自然是音和义的结合在先，文字的联系在后，清朝的学者早已见到这一点，告诉人治训诂必须先通音韵了。

2.2 有了文字就有了书面的语言。平常说“文字”，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用来写语言的符号；二，用文字符号写下来的语言。许慎给他的书取名为《说文解字》，里边的“文”和“字”是第一种意义，现在说一个人“文字通顺”，里边的“文字”是第二种意义。作为科学用语，让咱们把“文字”限制在第一种意义上，第二种意义的“文字”咱们管它叫书面语。^①

书面语基本上代表口语，但是不能完善地代表口语。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不用说，就拿拼音文字来说，现在所用的各种文字系统也都不把语音的全部情况表现出来：一般只记出元音和辅音，有的连元音也不完全记出来（如阿刺伯文字）；有些语言有声调，可是文字上没有表示；各种长短的停顿，标点符号能表示一部分，但是不能密切符合；至于轻重音、变音和语调，文字上一点也看不出。为了实用上的便利，这样的文字也许是最合适，可是作为研究或是教学口语的材料，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用比较精细比较全面的语音符号（音标）来记录。

书面语虽然不能完善地代表口语，可是有很伟大的作用。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中国古代传说，仓颉造字

① 在一般说话里边，语言文字的叫名和涵义实在有点混淆不清，在论述语言文字的时候有分清的必要。根据多数作者的用法，似乎可以这样规定一下：

（一般）	语言	口语	书面语	文字
（某一语言）	×语	{ ×语，或 ×语口语}	{ ×文，或 书面×语}	{ ××文字， 或×文写法}

区别“文字”的两种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混淆这两种意义会造成错误的意见。比如有人说，拼音文字不比汉字容易，俄文、德文学起来也很难，就是一个例子。汉人学汉文（无论汉字或拼音字），俄罗斯人学俄文，都是已经掌握了口语，只是学习“文字”（第一种意义）；汉人学俄文，俄罗斯人学汉文，不仅是学“文字”，同时是学语言，是学一种书面的外国语（“文字”的第二种意义）。这怎么能相提并论呢？